

唐三藏玄奘法師，在他幼年的時候，因為哥哥陳長捷在東都的淨土寺出了家，有一天，他到淨土寺去探望哥哥，見到梵宇僧樓，不覺生起了清淨莊嚴的感覺；見到和尚，不覺生起了無比的仰慕和崇敬。他從此在心中埋下一顆出家、學佛、弘法、度生的種子。

後來，皇帝下詔在洛陽的一個寺中度僧，玄奘興奮的進去寺中應試，那知是失望的出來，因為他的年齡不足二十歲，所以沒有領到官家的一度牒。那個時候的「度牒」，就是現在戒牒的前身。

玄奘沒有得到了度牒，心中懊惱非常！他徘徊在洛陽寺的門前，依依的不肯離去，大理卿鄭善果見到了，問他：

「你老子在這兒做什麼呢？」

玄奘沒有得到了度牒，心中懊惱非常！他徘徊在洛陽寺的門前，依依的不肯離去，大理卿鄭善果又問：

「我要遠紹如來，近光遺法！」

玄奘偉大而懇切的志願，深深感動了大理卿，因此破例的得到度牒，我這個度牒，替中國的文化，立下了不朽的功業；替中國的佛教，寫下了光輝的一页。

玄奘出家是隋末唐初的時候，就有了。但唐會要上說「天寶六年五月，制僧尼令歸部給牒。照這樣一算，由度牒轉而稱爲戒牒，是始於唐宣景年間，釋氏稽古略上說：「唐宣宗大中十年內子，勅法師辯章

物語之十七

戒牒的話

星雲

爲三教首座，初令僧尼受戒給牒。我戒牒的名稱，到這時算是真正的一誕生了。中國雖在三國時代就開始傳授戒法，但那時候並未聽說發我戒牒證明。

我介紹的來告訴他：我是一張大的宣紙印成的，比之今日大學生的畢業文憑，更大方，更美觀，而且也有價值。因為社會上一般人有了畢業文憑，不過是有了升官發財的資格；而僧尼爲了我戒牒，就能入道的人，就能被知人尊爲僧寶。不過，有的，人就爲了畢業文憑而讀書，但也有的一生爲了畢業文憑而讀書；正如有的僧尼爲了進道而受戒，有些對較起來，爲了不可同日而語了。這些，不但也有的一生爲了畢業文憑而讀書；正如有的僧尼爲了進道而受戒，有些對較起來，爲了不可同日而語了。

實，戒牒的意見：受戒的日期倒不一定要這樣長久，而學戒的時間倒須要認真講究。佛制是「五年學戒」以後，方可聽教參禪」，在過去很多的大叢林有學戒堂，律學院的設立，但而今末法時流，一切都是今非昔比了。很多的地方都是不講究學戒，只是匆匆數日，就算傳戒，新戒苦蒼蒼只要領得我戒牒一張，就歡天喜地，受戒前既不懺戒的意義，受戒後亦不明戒的價值，難道這樣就算得戒了麼？

爲了畢業文憑而讀書；正如同有的爲了進道而受戒，但也有的爲了戒牒而受戒。這些對較起來是不可同日而語了。

假若現在再有人問我：我究竟怎樣的重要？那麼，我得毫不含糊的告訴他：出家人有我正如今日國民須要身份證一樣重要。在今日中國，身份證是每個人的護身符，正好像過去的僧尼把我戒牒當爲隨身的法寶。現在的人，沒有身份證不能出門；過去的僧尼，沒有我戒牒不能掛單。中國佛教的僧尼須要戒牒正如中國的國民須要身份證。又有人說我就好似吃飯票子一樣，因爲僧尼有了我，他才能去頂

戒是僧格表現出的精神與行為，沒有戒就等於沒有僧格！而今沒
有戒，沒有戒牒，沒有僧相的人，也滲雜在僧團之中，私收弟子，
自稱法師，這都是清淨高尚的僧團中不景氣的現象！

說起由國家賣度牒度僧，並不一定始於清朝，而在唐朝就已開始。唐書食貨志上說：「安祿山反，楊國忠遣御史崔衆至太原納錢度僧尼，旬日得百萬緡」，這才是官家鬻度牒的開始。由於僧徒的品類不齊，這就不興求戒，得到我戒牒太容易了。這雖說是佛教濫收徒衆的制度造成，但與國家的政治也不無關係。究竟什麼樣子？那末，我就得形式。

出家的僧尼，既然少不了我，當然必須要經過求戒的階段，而才能領得我。想起他們爲了獲得我，過的那隆重，艱苦的一段戒期的生活，每個已持有我的出家人，我相信他們每個人都不會忘記這生命中最值得紀念的一章。

大凡受戒得到我的人，一般的情形總要化上一兩個月的時間，其